

行過 急水溪

阿盛 著

一個
年輕鄉下人
的
心跳

九歌文庫

行過急水溪

阿盛 著



行過急水溪

作者 阿 盛
發行人 蔡文甫
出版發行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105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02-25776564・傳真／02-25789205
郵政劃撥／0112295-1
九歌文學網 www.chiuko.com.tw
印刷 崇寶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龍躍天律師・蕭雄淋律師・董安丹律師
重排初版 1997(民國86)年3月10日
增訂新版 2010(民國99)年12月
定價 240元

書號 F0459A
ISBN 978-957-444-742-8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行過急水溪 / 阿盛著. -- 增訂新版. --
臺北市：九歌，民99.12

面；公分. -- (九歌文庫；459)

ISBN 978-957-444-742-8(平裝)

855

99022120

本書榮獲本（九十九）年度
吳三連文學獎

目 錄

一個年輕鄉下人的心跳（新版序）	5
不規矩求規矩／向陽	9
歲月走過（自序）	23
同學們	27
廁所的故事	35
愛的故事	42

大姐 50

奇戀 57

追！追！追！ 66

港都戀歌 74

唱起唐山謠 84

春花朶朶開 92

經過十年後 102

人間浪子 113

選舉的故事 124

石頭羅漢傳 133

給芸芸考生的一封信 142

人鼠千秋誌 149

捉賊巷房客自白錄		156
狀元厝裡的老兵與狗		163
急水溪事件		172
打狗村奇人列傳		180
情牽的三月		193
犬養十一郎正傳		207
阿盛著作及編書略記（附錄）		217

一個年輕鄉下人的心跳

——《行過急水溪》新版序

甲、如果你問我：「讓時光倒流，你回到青年時期，是否依然會選擇文學創作這條路？」

我會回答：「是的，我願意。」

乙、可以這麼說，我的出生成長背景，曾經使我受到許多困苦，但也獲得許多自由。我母不識一字，我父離去甚早，家境艱難，免不了遭欺辱，這令我心理早熟；而所謂自由，即是可依性向選擇任何喜好的書來讀，無人干涉阻礙。

丙、開始傾近文學，是初高中時期，高一一起在報紙副刊發表作品，大約二十幾篇。此後，直到大學畢業才又提筆，正式有自覺有企圖的從事創作。

丁、應該感謝當時人間副刊與聯合副刊編輯者的鼓勵肯定，對一個甫自南台灣鄉下來到大都會的年輕人而言，那是很大的幸運，二十年來，恆記在心。

戊、《行過急水溪》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其中收錄的全是「少作」，那算是踏入文壇的第一分成績單，所以我極重視。

己、初版至今已十多年，幾乎每次到大學演講都有學生提問此書何以難覓，思之再三，決定收回版權，重新付梓，乃詢之「九歌」，蔡文甫先生同意。蔡先生是作家也是出版家，與他說話是一件很愉悅的事，他說：「是好作品，我們就出版。」乾脆得像南台灣的天氣，頗合我性。

庚、二十年了，寫作路上從未停腳，如今回看少作，亦回想昔日經常「三更有夢桌當床」，有時一邊餵奶一邊寫字，但不以為苦，往往，寫著寫著，抬頭一看，咦，天怎麼亮了？……就是這一股傻勁不斷推動我提筆。

辛、再次感謝詩人向陽，自《行過急水溪》始，他為我的書作序寫評，算不清幾本幾次了。向陽與我同時「出道」，才氣確實，我素敬重。

壬、此書初版時，我母年方七十，如今八十有二，她依舊看不懂我在寫什麼。作此序時，她北來看望我與小兒尊五、小女碩人，見我寫字，甚表「佩服」。

我想，寫作雖非一條富貴路，總是無負我母辛苦養育，行正坐直，為人子者如我，不愧焉。

癸、如果你願意，請看《行過急水溪》，夠細心的話，料是你會在這些作品中閱讀出一個年輕鄉下人的心跳。那樣的心跳，節奏有些不同於現在，有些與現在近乎等同，但皆真摯不變。

阿 盛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四日
於台北中和新居

不規不矩求規矩

向陽

——來看阿盛《行過急水溪》

一

晚清文學改革運動急先鋒黃遵憲（一八四八——一九〇五），在一百多年前（一八六八年）廿一歲時寫下了有名的「雜感」詩，主張「我手寫我口」，提倡用通俗語言入詩，反對盲目崇古，認為「沿習甘剽盜」的中規中矩之作，勢將「妄造叢罪衍」。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

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斑。

到了一八九一年他四十四歲擔任清朝駐英使館參贊時，更在出版《人境廬詩草》序中，明確地指出：

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其取材也……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來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其鍊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爲我之詩。

誠如是，未必遽躋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這種在藝術上力求擺脫舊有規矩，創造個人獨特風貌的努力，使黃遵憲成

爲晚清舊詩壇「獨立風雪中清教徒之一人」（晚年與丘煒菱書），也使他成爲茫茫詩國中「手闢新洲」的第一人（丘逢甲語）。

但由於黃遵憲雖打破舊詩內容的規矩，在形式上卻還是「遵循舊制」，侷限於舊體詩的範疇中求變，終於只好成爲結束三千年舊詩之局的「分號」，爲其後開創新詩局面的「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適及其「詩國革命」做了奠基的準備。

儘管只是未獲結局的「分號」，然而就其做爲「舊詩國」與「新詩國」之間過渡的橋樑，黃遵憲的「不規不矩」，不願被舊有古意拘牽的精神，在文學創作及發展上，卻是一個重大的啓示——所有文學作品，當其發展圓熟，或已趨腐朽之際，都需要「不規不矩」的先覺創作者，從不斷改變、衍生的社會及生活中找尋活素材，來加以大破大敗，而後再自廢墟中引領後來者重建殿堂。

從此一啓示，來看比黃遵憲晚生九十八年（一九五〇）、廿八歲（一九七八）發表重要作品〈廁所的故事〉的阿盛，我們也不難發現：與時並進的生活中的

「流俗語」對於沉悶而無所進展的文學，的確是一帖強心的良藥；其次，一個文學創作者「不失乎爲我」的風格的堅持，往往也會對他同時代的文學產生振奮的功能。

事實也是，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阿盛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他的〈廁所的故事〉後，立即引起文壇的矚目，遠在國外教書的詩人楊牧更特別於同月卅一日寫信給編者，謂：

阿盛先生的〈廁所的故事〉，真是一篇上乘的散文，質朴敦厚的鄉土文學。現代散文在臺灣的大地上茁長，自有它堅強典麗的生命；語言在我們的生活衍生成型，勢必擺脫不合用的種種規矩。臺灣人能講道地的北京話當然不錯，但總是帶點土土的鄉音講「臺灣國語」更令人著迷。

「擺脫不合用的種種規矩」，正是阿盛及其作品的重要特色。來自新營的阿盛以鄉下孩子的本性，運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汰擇生活中的素材，鮮明而活潑

地給在臺灣發展的現代散文，注入了一股強勁有力的活水。他打破了過去散文界「呢儂軟語」的規矩、風花雪月的規矩，大刀闊斧，毫不自卑地選擇了鄉土俚俗的素材、的人物、的語言、的精神，猶如當年的黃遵憲一般，「我手寫吾口」地寫下了「不失乎爲我」的散文。

規矩，豈爲阿盛而設？

二

阿盛有他自己的規矩。

從一九七七年冬在中國時報副刊發表〈同學們〉、一九七八年春在聯合副刊發表〈廁所的故事〉至今，六、七年來阿盛發表的散文，與其他同齡的散文作家相較委實不多，但即使是在有數的篇章中，阿盛也強烈地表現了他與大多數風貌相近的作家不同的異質。阿盛的作品在整個當代散文界中，本身就是一個異數，他既未蒙上前行作家的影子，也未被同齡作家同化、蹈襲，而後來者就